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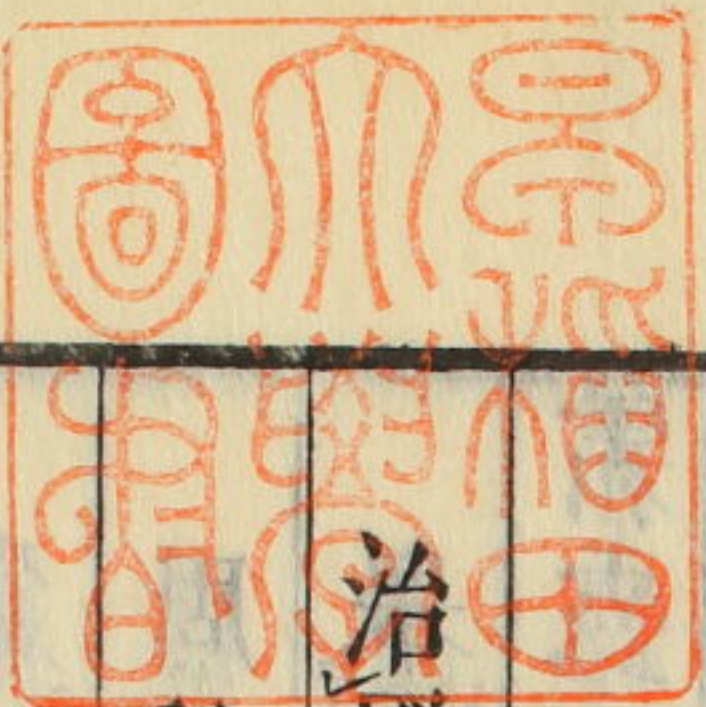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

自五十九
至六十一

仁12
76
24



門仁12
號 76
卷 24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九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錫許閱

濬進呈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

下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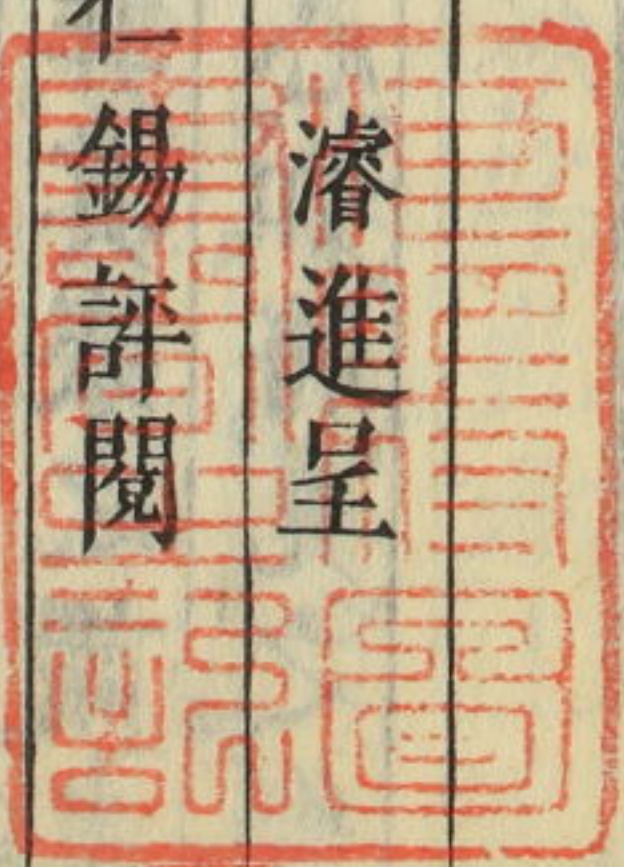
吳澂曰天道三月一小變而為一時禘當作祠此言每歲時祭疏數之義未及三月而又祭則祭期

大學衍義補

卷之五十九

宗廟饗祀之禮下

一



大促密。疑若煩縟而媒瀆已過三月而不祭則祭期太闊遠。疑若怠慢而不思其親。天道一歲有四時。故君子之祭取法於天道而一時一祭。一歲通有四祭。是為不數不疏而得其中。合於天道三月為一時之節也。

周語曰。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吳澂曰。鄭氏謂霜露既降。上脫一秋字。此承上文春祠秋嘗而言。陰陽往來之義。孝子各因其時而念親也。秋謂自孟秋之月以接乎秋後孟冬之月也。已霜則霜降。未霜則露降。悽愴悲慘之意。春謂自孟春之月以接乎春後孟夏之月也。有雨則雨濡。無雨則露濡。怵惕驚恐之意。來謂兩間生物長物之氣伸而來。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來也。往謂兩間收物藏物之氣屈而往。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往也。履秋時霜露所降之地。而悲慘者。非怯其寒而然。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往。故悲其不

可復留也。履春時雨露所濡之地而驚恐者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來如將見其在此故驚其忽有所見也。

黃裳曰。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反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

戒謹恐懼正是這個

工夫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亦見其所為齊者已

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陳澔曰。五其字及所為皆指親而言。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儼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愾然太息之聲也。

臣按齊之日致其思慮祭之日若有見聞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常常若其生存也。

父母之所
愛子亦愛
之如見親
之所愛乃
真孝矣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致，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

然。

陳澔曰：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日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

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

親有欲之之色也。

方慤曰：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

臣按：或有問於宋儒張載曰：忌日有薦可乎？載

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

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之是已。

大學衍義補 卷五十九
劉彝曰。祭畢而餽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餽之禮者。慎終如始也。

臣按儀禮。無天子宗廟之禮。雖諸侯之禮亦亡。所存者。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乃大夫士之禮而已。然儀禮雖無其禮。而散見於戴記之禮運禮器。郊特牲。祭義。祭統。諸篇者。其儀文名物之義。猶有存者。雖其參錯不一。渙散無統。然因其言。繹其義。而尋其脈絡之所自。部分之所屬。分折而條理之。使有所歸宿。而又酌取周禮及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與夫諸儒註疏。有及於禮者。

推類而求之。則墜緒可得而尋。古禮可得而復矣。昔朱熹嘗欲以二禮及註疏所言。折衷以爲天子祭禮。而其書未成。以屬其門人黃幹。楊復。復自致齊而裸獻。自裸獻而饋獻。以至加爵徹俎。旅酬。登餼。繹祭之儀。次序分類。今其成書具在。可考也。臣竊以謂古禮。今世雖不能盡行。然三代聖王制作之深意。亦不可使其泯滅不存。况禮爲六經之一。雖時異勢殊。事難卒復。然天理自然之則。人事當然之義。則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也。乞

詔儒學之臣假以秘閣之書俾其參考編類別
 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遇
 國家有稽古禮文之事於此得以考據藏之學
 校頒之天下垂之後世使夫自古聖賢精神心
 術之微儀文度數之詳不至於墜地是蓋天地
 間一盛典。

聖明朝一大事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

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

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
 配之也。

朱熹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已身未相遼絕
 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
 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闊遠難盡
 感格之道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
 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
 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
 故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
 方慤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

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裸獻。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臣按禘者王者五年之大祭也。先正謂先王報本反始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祭禮之大。莫有大於此者矣。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楊復曰。大合毀廟與未毀之主。祭于太祖之廟。

楚語未有實指昭註。不知何據。禮所以紛紛也。

臣按。禘者。先王於歲事外。三年則一行大禘禮。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與焉。蓋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禘焉。謂之大禘。則比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者。小矣。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疏。經無明文。先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考之經傳。並不著其行禮時月。姑從之以為準。不然。則是禮何由以行。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於二祧。歲祀於壇墠。

朱熹曰。左氏云。時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是

主復寢猶日上食矣。又曰。國語曰。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高曾。時享於二桃。亦但於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蓋行於寢廟者。非大廟之常禮也。是亦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陵旁。立廟并爲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閏加一祠。歲祠上食二萬。

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

聖王有作。宜酌而行之可也。

中庸。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朱熹曰。此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所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

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朱熹曰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

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

臣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兩言者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而萬世奉親思孝之要道也陳祥道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忽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齊戒前祭一日而省視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裸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

日固不足而彊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牷祭，夏秋冬則合享，牷祭各祭於其廟，合享同祭於太廟。

事關典禮，豈可從乎。

程頤曰：歲四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

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為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為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

大學衍義補 卷五十九
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乎。臣竊以謂
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
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
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
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
烝者。春祠。則牲祭。夏秋冬。則禘祭。如王制之說。
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齊戒爲始。四日祭太
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卽繹。歷
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群廟之主。各得
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

易者象也
禮非可以
形似言也

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禘之意。至
日各迎其主。合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
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禘太
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禘。非古制。太儒
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
祖之祭似禘。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
家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
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禘禮。凡毀廟未毀廟
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太禘之禮。則於冬至
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

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為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為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為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為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

是為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為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附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其左。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主崇祀僖祖之心矣。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為太祖。然祧去僖祖不祭。則又失之。是建隆帝與廟號不相稱。太祖事亡如事存之心。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乎。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

人之意。或亦略得其彷彿矣。傳曰：非天子不議禮。顧臣何人，輒敢妄議。蓋述所聞，以比擬前代之制，非敢以為

今日可行也。臣昧死謹言。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議。

蔡邕曰：聞古者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明帝至孝，惻隱不可易。

胡寅曰：送終之禮，即遠而無近，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

不定之見
總未可以
議禮

體鬼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致隆於陵園，如元會議，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鬼為有知，虛廟祏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于寢所，皆違禮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

臣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變，興思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

體鬼之所存。恒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愛親不忍死之之誠。有不容已焉者。明帝此舉亦不爲過。但因時序流易。感時追慕。率臣下以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居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乎。噫。聖人之孝。謂事死如事生者。蓋謂宗廟享祀之禮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奉祠。乾德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禮經無墓祭之文。後世行之。雖非古也。然祖宗體鬼所藏。留骨所在。爲子若孫者。漠然以土壟視之。閱歲踰時。不一展省焉。其情安乎。情之所不安。義之所不當。此禮所以貴乎義起也。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在漢初。

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本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為常。我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

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臣竊以為人子於其親。當一於禮而不_レ可苟。於其生也則既事之以禮矣。迨其死也。其體魄之歸於地者。為宅兆以藏之。其魂氣之在乎天者。為廟祔以棲之。其洋洋乎在廟祔者。則固事之以生矣。其累累然在丘壠者。安忍以死視之哉。但為之制不可盡備。宜視歲享而殺一事。之以神道而兼用吉凶之禮。庶乎得古人起

禮之義云則此禮雖古無有而今有之亦不爲過矣夫上陵雖非宗廟之禮然亦所以祀其先也故附於宗廟之禮之末

以上宗廟饗祀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九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馬融曰言社則稷在其中

臣按六經言社始於此

詩大雅綿之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 國家常祀之禮

朱熹曰。冢土大社也。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臣按。國家大事。在祀與戎。故人君建國。必先立社。欲有兵戎之舉。必有事於社。而後啟行。爾雅所謂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者也。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陳道祥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祗。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社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

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臣按。社與稷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謂壇與。而樹之。田

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賈公彥曰。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太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壇。埒於四面也。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棄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

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

臣按周禮鄭氏註此謂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即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所對者也。或問朱熹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熹曰以木爲社主使神依焉。是三代以前之社皆以木爲主。後世乃易之以石焉。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賈公彥曰言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令社稷之職。

賈公彥曰掌設王之社壝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設其社稷之壝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註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熹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令社稷之職謂未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也。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賈公彥曰歲時春秋也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五穀豐稔所以報功

黃幹曰社祭土稷祭穀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是禮之達乎上下也太司樂雷鼓靈鼓以祀天神靈鼓靈鼓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

母之義也

臣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春官太宗伯以血祭社稷

鄭玄曰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王安石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

若大師則帥有司也而大立軍社奉主車

鄭玄曰王出師必先有事於社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書曰不用命戮于社社主用石為之奉謂

將行也。

臣按社之主樹以木。出師則不可載以行。意者當時壇遺之上則樹以木。而又以石為主。如喪之車。然遇有征行。則奉之以車而行乎。後世遂因之不用木而用石也。不然則是臨行旋為之。故曰有司立軍社。謂之立者。前故未有也。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天子社稷皆太牢。也。牢。圈。諸侯社稷皆少牢。

方慤曰太牢具牛羊豕焉。少牢則羊豕而已。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

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陳澧曰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

臣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用上戊為是。況所謂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曆春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為官府祭社宜用仲月上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曆所定社日為

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旬。丁在戊後。必先釋奠而後祭社。吁。豈所謂上戊哉。亦豈古人所以秩祭祀之意哉。蓋秩之為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正謂此爾。況社稷太祀。先師中祀。自當循其次序。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方慤曰。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朱熹曰。社是土神。社之所以有神能生物。便是神也。

也。

馬晞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蓋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方慤曰。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為大。則自侯社而下。皆為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

言我所勝。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陳澔曰。薄作毫。於周為亡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誠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天陽不入。牖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陳澔曰。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而明之也。美報美善其報之之禮也。中雷與社皆土

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雷。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皆以示其為載物生財之本也。祭法王為群衆也。姓立社。曰大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孔穎達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共粢盛。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亦在籍田。大夫以下為衆。特置。故曰置社。張載曰。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是一社。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

陳祥道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爲大。此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爲戒。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

臣按。聖人言郊。必以社對。謂郊以明天之道。社以神地之道。說者謂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地近於人。則親而不尊。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周禮。太宗伯以禋祀祀上

帝。以血祭。祭社稷。禋天。則以氣。以天陽也。祭地。則以血。以地陰也。禋祀祭天。則兼地。血祭祭地。則兼稷。胡宏謂社卽北郊。朱熹有取焉。臣竊以謂地之所以爲地。積土而成也。地其總名。所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五土。則各分而名之也。分而名之。則各一其土。合而言之。則皆地也。人在天地間。仰而視之。同此一天。卽其所在。則各一其地也。天父也。父一而已。母各有所在。故惟天子得以祭天。祭天而遂及乎地下。而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得以祭其社。社之名雖同。

而所祭之神則各不同也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孔穎達曰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也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能治九州故祀以配社之神

臣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為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為

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入名一以官名也鄭玄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即祀之以為社為稷也

本朝內設大社外則親王之國布政司若府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其大社也則列於大祀

天子親祭而以太祖太宗並配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

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臣按先儒胡宏謂古者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也。周禮別無祭地祇及祭社之說。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楊復謂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

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大抵社所以祭五土之祇。天子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國社，則受其方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

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牛
之唐以來始用石主其祭天子用太牢諸侯用
少牢其日古用甲今用上戊以上社稷之祭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賈公彥曰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
所會十二次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吳澂曰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璧圓象天而
一圭所邸於天道為不足故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軒按祭字

鄭玄曰天宗謂祭日月星辰也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鄭玄曰案宗伯實柴日月星辰為中祀而用玄冕
者以天神尚質

陳澧曰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謂國門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方慤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
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
夜則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
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祭星之所謂之幽宗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
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方慤曰壇。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
而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
而明也。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陰
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
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
陰陽之外內。東為陽中。西為陰中。中則得位。故東
西所以端陰陽之位。

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禋之。

臣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為壇坎而祭。遇雪霜風
雨之不時。則又禋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為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為四壇。而遣官分獻於
大祀殿之前。以上祭日月星辰

太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
鄭玄曰。禋積也。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
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大鄭玄曰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與治也

王昭禹曰天之司民所以制民之生死也而民數有登下司祿所以制穀之凶豐也而穀數有多寡孟冬既祭司民司祿而後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藏于天府所謂天實司之也然則天府之所掌凡以奉承天之所為而已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楊復曰當獻民數之時祭司民所以報天生烝民之德也當獻穀數之時而祭司祿所以報天生百穀之德也即一事之所主而名之曰司因一事之功而祭報之則曰司民司祿之神亦如司春司夏司中司命之類也

臣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觀師雨師亦以為星焉蓋以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箕宿也好雨畢宿也臣竊以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

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神必指為某星則執泥矣。風而為箕。雨而為畢。可矣。則夫後世所祀之雲雷則又指何星以主之乎。

本朝郊祀既已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為星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陳澔曰。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祭寒暑者。寒暑一來一往。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送寒。

臣按。一歲之間而有春夏秋冬之時。四時之候。

天而有寒暑溫涼之氣。冥冥之間必各有神以司之。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為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未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祭於群望。其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

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巳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爲祭。未嘗合而爲一。

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以爲一壇。以從獻於郊。天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西

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此皆出自我

聖祖之獨見神斷。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屬。蓋有間矣。夫雲興而雨霑。既祀夫雨。而獨遺於雲。可乎。時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山大川。遼絕於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於望祀。而

宸居所泄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

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蒙其至治之澤。

而凡冥漠之中。有薰蒿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

焉。嗚呼至哉。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以上國家常祀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一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一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

舜典望于山川

朱熹曰。山川。名山太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

故曰望。

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豕沈祭山林川澤。

鄭玄曰。五嶽。東曰岱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常山。中曰嵩高山。山林曰狸。川澤曰沈。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從其方。

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賈公彥曰。山川稱望。言四向望為壇。遙祭之也。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陳祥道曰。毳冕五章。說文。毳獸細毛也。宗彝有虎雌之飾。而毳又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王祀四望山川之服也。

太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賈公彥曰。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此文四望亦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四瀆也。

臣按。所謂四望者。蓋以五嶽四鎮四瀆。乃天下山川之大者。天子兼有天下之大。不能親臨其地。故遙望而祭之也。若夫所謂山川者。隨所在而有。則各隨其地而祭之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為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

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以專祀之。初春

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

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

列。南京鍾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

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凡天下藩府

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

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蒞其

所在祀焉。

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太川。五嶽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太川之在其地者。

陳澧曰。視者。視其饗餼。牢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數也。

馬晞孟曰。名山大川。有功於民。而民之取材用者

也。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之名山

太川。諸侯君一國。而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太川之

在其地者。

月令。孟春之月。乃脩祭典。祀山林川澤。

馬晞孟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太川。各源淵澤。井

泉。

吳澂曰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太川者江淮河濟之類各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栢濟源自沈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孔穎達曰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陳澔曰惡池并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玄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

余嘗謂
無間其
地可耕其
險可藏其
粵兵甲以

於懷慶。夫宋都汴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
燕而以白溝河為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
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為過。若夫今日建
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
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為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
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於
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為順於理為宜。況今北
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既可以為北鎮川獨
不可以為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

御溝雖廣
寧失后而
寧歸居民
聚族耕其
中沃土也

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
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
既為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
未祀之如此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議禮之
事非臣下所敢專者謹錄愚見以俟采擇。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
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
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
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于千里。

左氏傳昭公元年。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凡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

哀公六年。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祭。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朱熹曰。諸侯祭山。只祭得境內者。如楚王病。上云。河為崇。時諸大夫欲去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崇。孔子所以美之。云。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非境內。

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之。

臣按。朱熹謂非境內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之。今東嶽行祠徧天下。除

京師及齊魯之境外。有其祠者。皆當革去。蓋鬼神不享非禮。孔子所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正

此意也。

劉向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武帝

以衡山。遠以霍山代之。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

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臣按。自古所以祀五嶽四瀆。山川者皆以其能出斂雲雨也。出雲雨則使不至於旱暵。斂雲雨則使不至於淫潦。無非欲其生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則君位安矣。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

雒水。祜為天下豐年焉。

臣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闔山。冀州鎮霍山。

臣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祀典止有五嶽。四瀆而無四鎮。至是始祀之。而又以冀州霍山為中鎮。是為五鎮。

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封華嶽為金天王。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東嶽為天齊王。天寶九載。封中嶽為中天王。南嶽司天王。北嶽安天王。十六載。封四瀆俱為公。

十八載封四海俱爲王五鎮俱爲公。

張栻曰古者祭山川山川所以爲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萬物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祠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加五嶽以帝號東嶽曰齊天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西嶽曰金天順聖北嶽曰安天元聖中嶽曰中天崇聖。

陳淳曰泰山在唐封爲天齊王宋朝以東方主生

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一帝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邪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祀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脉絕不相干涉而在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

臣按有此天地郎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則有所以主之者是則所謂神也世俗乃以三月二十八日爲嶽神初度之辰嗚呼自天一生水凝而爲山其所以凝而成形也亦有時日邪此無稽

之甚也。甚者，惑於釋氏地獄之說，謂人死其魂皆必經嶽祠考掠，而有二十四案之像。其說尤為不經。乞下有司，屏除母俾，得以惑世欺民。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皇帝詔畧曰：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會，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

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按我

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二王而不繆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滌千古之繆。臣知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於冥冥之中。而山川鬼神亦莫不各受其職矣。百年以來，雨暘時若，物阜民安。

國祚萬年之靈長，端有在於茲矣。以上山川之祀太祖皇帝敕封鑒察司民城隍制詞曰：帝主受天明

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
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
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
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
聲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
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某州城隍聰明正
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
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知也。茲於臨御之初。與
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

臣按。城隍之名。不經見。而史亦不書。惟唐李陽

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陽冰唐開元以後人。則
在唐已有矣。因其名。而求其義。伏讀

聖制所謂超於高城深池之表。則是神之司。乃城
隍之主者。夫天地間。有一物。則有一神。山林有
山林之神。川谷有川谷之神。聚一方之民。而爲
高城深池。以衛之。必有所以主之者。此城隍之
神。所以神歟。

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
公。州曰侯。縣曰伯。三年
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

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

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閑雜神道。越二日。又降。

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解。設公座筆
硯。如其守令。造為木主。毀其塑像。昇置水中。取
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如之。

京師既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為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

則俾其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

國初詔封其神為鑒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

制詞有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蓋置守令以治

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

中。而加之於鑒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

特與神誓。蓋又付之鑒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

者。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我

聖祖主典神人兼用禮樂鬼神以為治。幽明之間

各受其職。其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萬方者。至矣哉。城隍與山川皆土地之

屬也。

未國家祭祀以之。附山川。故此以附之。山川之祀

大之後云。以上

城隍

詩大雅皇矣詩曰是類是禡

朱熹曰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章如愚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劔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赤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何休曰祠兵祭也左氏作治兵蓋禮兵不徒使故

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臣按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

鄭玄曰禡師祭也為兵禱

臣按禡者師祭之名朱熹解詩謂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夫至所征之地而既有其祭則夫無事之時必有其祠可知矣況鄭玄止謂為師祭則又不但出而祭之也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
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
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節日蓋
有旌節則有神祀。

臣按後世六纛之名與祀始見於此我

朝於山川壇側設為旌纛神祠每歲春秋遣旗
手衛官致祭又命凡天下軍衛皆為立祠其牲
牢品物一與社稷同霜降日將臣祭享所有旗
幟收貯其中遇有征行則取旗以祭班師則仍
以歸藏焉。

京師所祭之神旗頭大將六纛六神五方旗神
主宰戰船金鼓角砲弓弩飛鎗飛石之神及
陳前陳後神祇五猖等衆外衛所祭則總曰軍
牙六纛之神夫行軍以旗幟為主而六纛者旗
之大故以是名祭云此言旗
大之祭

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王祀五祀則希冕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月令春其祀戶祭先脾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季
其祀中雷祭先心秋其祀門祭先肝冬其祀行祭先

腎孟冬臘五祀

陳祥道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月令以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以爲門井戶竈中霤。夫周官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用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

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晉魏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之說。五祀祭行。唐天寶以後亦祀井。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軼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臣按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所謂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并祭之。

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戶夏祭

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又每遇

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

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即古人較行之祀也是則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以上五祀

祭之

祭法王為群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為國立五祀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鄭玄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

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眾也大夫眾多其鬼無後者眾故曰族厲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臣按厲祭自三代以來有之

本朝洪武三年命天下京都王國府州縣於城北郊各立厲壇頒祭厲及告城隍文與壇式於天下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望冬十月朔也在內命京尹主祭在外則守令主之先期牒城隍神至日祀以為主其祭文略曰普天之下后

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神。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故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必立君以主之。君總其大又設官分職於府州縣以各長之。各府州縣又於一百戶內設一里長以細領之。上下之職綱紀不紊。此治人之法如此。

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州縣祭境內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土穀之神。上下之禮各有等第。此事神之道如此。尚念冥冥之中無祀神鬼。昔爲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間有遭兵刃而橫傷者。有死於水火

盜賊者。有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人強奪妻妾而殺死者。有遭刑禍而負屈死者。有天災流行而疫死者。有爲猛獸毒蟲所害者。有爲饑餓凍死者。有因戰鬥而殞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縊死者。有因牆屋傾頽而壓死者。有死後無子孫者。此等鬼魂或終於前代或歿於近世。或兵戈擾攘流移於他鄉。或人烟斷絕久闕其祭祀。姓名泯沒於一時。祀典無聞而不載。此等孤魂死無所依。精魄未散。結爲陰靈。或倚草附木。或作爲妖恠。悲號於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雨之時。凡

遇人間節令。心思陽世。魂杳杳以無歸。身墮沈淪。意懸懸而望祭。興言及此。憐其慘悽。故勅天下有司。依時享祭。在京都有泰厲之祭。在王國有國厲之祭。在各府州有郡厲之祭。在各縣有邑厲之祭。在一里又各有鄉厲之祭。期於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禮。仍令本處城隍。以主此祭。茲蓋我

聖祖之宸翰也。天命

聖祖為人神主。其於生民之休戚。固已周盡。而於鬼神之情狀。亦無或遺。此幽明之間。所以各得

其所。而致天下於隆平之域也。以上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司百穀之神以報嗇。報其教民稼穡之功

也。饗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及郵。郵亭舍表。啜。標表田畔相連啜處造為郵舍

田畯居以督耕者禽獸。謂貓虎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

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為貓虎尸而迎之也。祭坊與水庸。防隄也。黃水亦以障水。庸。溝也。

受水亦事以洩水也。曰。辭土反其宅。土安則無崩圯水歸其

壑。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螟蝗之屬毋作。也。草木歸其澤。不得生之耕稼之

也土

鄭玄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古天子號也。或云卽帝堯。

張載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八。百種。百穀之種也。舊說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祭。

陳祥道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鬻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

帔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祗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入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謂先嗇若神農。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畷也。郵表畷。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雅曰。畷。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旣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

謂之蜡矣

臣按八蜡之名鄭玄所叙者有昆蟲而無百種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則以貓虎爲禽獸切觀下文所謂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啜禽獸曰主曰祭曰饗其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人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所謂古者田畯之官及郵表啜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

迎貓爲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爲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不止貓虎凡食爲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祝其毋作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當以陳氏爲正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陳澔日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蜡祭之

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入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知謹於用財，不妄費也。移者寬縱之意，蓋歲豐則民財稍可寬舒用之也。既蜡之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不興起事功也。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蘇軾曰：迎貓則爲貓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近於優所爲，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陳澹曰：黨正屬民飲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食醉飽

則亦縱其酣暢。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臣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者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

有二位何也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為始終當夫東作左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是亦廣

聖君莫大之恩也儻不棄愚言復行盛禮則幽明人鬼皆蒙其休以上言蜡祭

以上國家常祀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一 終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一 國家常祀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一

<p>與之始既未獲田之禮以祀先農於農而人始</p>	<p>先農氏以興其務本之心明夫古者設古之禮</p>	<p>教本大培必禮以報先農於冬而人以禮報</p>	<p>以報其勤勩之苦是故樂先王莫大之禮莫不</p>	<p>禮</p>	<p>也禮之大之恩也禮不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p>	<p>人以土國來幣師之禮</p>
---------------------------	---------------------------	--------------------------	---------------------------	----------	----------------------------	------------------

六十八雜